

朝花夕拾

窗外有风景

□白丁

这些年,窗外的风景是随着搬迁而不停变化的。

记忆深处,在遥远的矿区,年幼的我和母亲住在中心区老三村的1楼,那是矿区最老的楼房。窗外三五米便是一堵高墙,我们仅能看到楼顶狭窄的天空,棉絮一样的白云在蓝天中移动。

1999年10月,我们换了房间,住到了4楼,可以俯视楼下那条小径上的人来人往。楼南面紧挨着一条马路,常年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不远处是二中的操场和教学楼。在这个房间,我们一住就是14年。

后来,我们搬到了新城嘉苑。这次住在15楼,视线更加开阔。楼下有个停车场,远处是刘邦路和张良路的十字路口。读书累了或闲暇时,我喜欢站在窗前远观。小区的绿化非常好,一年四季,花红草绿,这些风景被我存入手机,有一些还发在了朋友圈。

最难忘的窗外风景出现在呼图壁县和西海岸新区。

2014年,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到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南部大山深处的一座煤矿任职。当时,办公楼和职工宿舍建在一个山洼里,均为4层楼房,窗外是连绵的群山。六月,山坡一片翠绿,到九月便完全枯黄。偶尔,我们能看见骑马的牧民和羊群。夜晚,可以看到或满或亏不同形状的月亮,还有触手可及的满天繁星。窗外的山顶会有积雪,像给山头戴了一顶洁白的帽子。傍晚时分,特别是雨后的傍晚,天空铺满绚丽的彩霞,很是壮观。

今年4月,我和夫人告别了矿区,来到青岛西海岸新区,窗外又有了新景致。小区不远处,大海尽收眼底。每天清晨拉开窗帘,湛蓝色的海水时常让我的精神为之一振,海面上缓缓移动的轮船拖着白色的浪花,发出低沉悠扬的汽笛声,带给我异样新鲜的感觉。远处是码头的集装箱、吊车,与海面呼应,尽显沿海城市的特色。楼下的幼儿园、小区的绿化带和健身器材以及四通八达的小路尽收眼底。出了小区便是大海,这让在平原长大的我心潮澎湃。

窗外风景的变化,其实就是人生经历的一种折射,让你的生活不断进行时空的切换,给你带来不同的体验,也带来不同的心境。结束或开始、走近或远离、拥抱或告别、拥有或淡忘……这些都是不同的人生风景。看似平常,却也难能可贵。窗外有风景乃是莫大的幸运,所以值得珍惜,这是上天给予我们的恩赐。

人间烟火

小河山韵

□王培韶

初冬,晨光轻抚,晨雾缭绕,铁樵山醒了,伴着丝丝清爽,略带寒意。小河打着呵欠,潺潺流淌,仿佛在伴奏着大自然最纯净的语言。

杨家山里,恰似一方秘境,正像新时代桃源,彬彬有礼,温婉可亲。

草地上,偶尔可见几朵顽强的野菊探头探脑,点缀着这个静谧的世界。小河清澈见底,水中的鹅卵石历历可数,偶有小鱼穿梭其间,自在游弋,好不快活。

午后,阳光正好。与妻女牵手漫步河边,脚下的草大多已枯黄,但仍有几簇隐藏的青绿,软绵绵的,踩上去像是踏在大自然的旋律上。我捡起河边五彩斑斓的石子,回想着童年玩水的感觉,将它们平抛向水面,激起一串串跳跃的水花。女儿则拾起一把略带灰色的青苔,调皮地藏手中,挥起手来做个鬼脸,为我们带来意外的惊喜。

我小心翼翼地掀开一块水边的石头,那些原本安逸的小鱼小虾突然变得慌乱起来。我拿起长把儿小捞兜,捉迷

藏一样收复这些自然界的小精灵,将它们放入准备好的透明小桶,实现我们一家三口与鱼儿虾儿的短暂共处。然后,再将它们放归自然。

夜色渐浓。宿于山谷中的农家小院,炊烟袅袅,饭菜飘香。月光如银,洒在河面上,波光粼粼,宛如星河落入人间。坐在大青石上抬头仰望,满天星辰闪烁,似乎在讲述着古老而遥远的故事。此刻,所有的烦恼都随着晚风飘散,只留下一颗平静的心,沉浸在这静美的诗篇中,续写着水情山韵的诗行……

杨家山里,无名却有情的小河,不仅养育了这一方百姓,更滋润了一颗颗渴望望远离尘嚣的心。走进山里,亲近小河,体验一段不同寻常的旅程。这里没有都市的喧闹,只有自然的静谧与和谐;这里没有世俗的纷扰,只有生活的纯净与美妙。此时,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在宁静中净化,在净化中升华,在升华中顿悟:原来生活可以如此简单美好,而幸福就藏在这简单美好之中。

往事悠悠

我的小学

□刘宝伦

时光飞逝,一年又一年,离开学校已经好多年了,有时候不免想起儿时上学的情景。要说我的小学,得先交代一下时代背景。

几十年前的农村,全村只有几台黑白电视机。一到晚上,我就跟在父母的屁股后面去别人家蹭电视看,一屋子乡亲坐得满满当当。当时,电视里正播放着父母爱看的电视剧《渴望》,我最喜欢的却是《天气预报》,那些随播报出现的各地标志性名胜古迹,在我幼小的心灵种下了一颗渴望见识世界的种子。

八岁那年,我斜背着泛黄的军挎包,和小伙伴一起走向离家三里远的小学。书包已被母亲补了又补、缝了又缝,听父亲说这是大伯父从部队回家探亲时捎回来的,给叔叔姑姑们上学用。后来,叔叔姑姑传给了堂姐堂兄,之后又传给了我。

还记得校园里长着一棵挺拔的大杨树,矮杈上挂着一截约两尺长的铁轨,这就是我们上下课铃声响起的地方。杨树下躺着一块锃亮的青色条石,成了我们课间争抢的宝座。

教室里的土制地面被一茬茬学生踩得坚硬而光滑,瘦弱矮小的我被安排坐在第一排。老旧的课桌布满刻痕,我无意间发现桌面上竟然有“刘守东”三个字,不禁瞪大眼睛——这字体跟五叔家信里的字如出一辙,难不成我们爷俩

成了校友,还共用过同一张课桌?

铃声响了,我们的班主任,来自邻村的一位民办教师急匆匆地扛着铁锹冲进教室,挽起泥泞的裤腿迈上讲台,从不合身的宽大衣里拿出课本,挥舞起粉笔开始上课。很快,漂亮的粉笔字就布满半个黑板,而我却专注地盯着一只在讲台的缝隙里爬行的蚂蚁。

耀眼的阳光从窗棂里射进来,照在同桌的麻花辫上。同桌是一个文静腼腆的女孩子,每天很早就走进教室,静静坐到课桌旁。我故意将胳膊肘越过那道被无数学长越刻越深的“鸿沟”,把她挤到了桌子边缘。忽然一个粉笔头砸到了我的脑门。我猛地抬头,老师正严厉地瞪着我呢!我极速撤回胳膊。同桌扭头瞄了我一眼,露出几分幽怨和羞涩,又埋下头默默地学习。

就这样,那道“鸿沟”隔出了两种学习境界——三年间我是摇头摆尾瞎晃,同桌却一刻不停地挖掘着书本里的知识。后来,她中专毕业成了一名人民教师,而我在高中毕业后乘上驶向南方的列车寻找未知的世界。

时光荏苒,我离开小学已经30多年了。同桌是否还在遥远的故乡工作呢?而我,无论身处何方,那些在岁月淘洗下愈发清晰的记忆,都让我的心中始终定格在那间小小的教室里。

小荷尖尖

月之歌

□薛馨瑜

我是夜幕中最亮眼的天体,漂浮在深黑的海洋中,皎洁明朗。

白天,烈日在蔚蓝色的舞台上激情高歌,夜晚则是我静谧优雅的独奏。

我总承载着人类无限的思念、忧愁、团圆、欣喜等复杂的情意,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让他们的情感形成汨汨细流,流淌进心底。

我可以是金黄温柔的明月,也可以是苍白清冷的冷月。我可以柔情似水,也可

以豪情万丈。

我在傍晚时,闪着半隐的轮廓,从瘦削的弯月到圆润的满月,我将太阳的光反复射向人间,与群星串成一条长烁的河流,川流不息。

我不妒于白日的欢畅,不羨于烈日的张扬耀眼,我追求与星夜共舞。

我坚信,夜的安谧与宁静,才是我最美的勋章。

(作者系西海岸新区朝阳小学学生)

琅琊放歌

风河,一路东渡

□李全文

从高耸入云的铁樵山一路走来  
一个信念只为东渡  
双手把河床雕琢为繁星漫天  
秦砖汉瓦暗含其中

风河颠沛流离  
坎珂中伴着潺潺的笑  
然后抚慰两岸的  
五谷,锦鲤,蒹葭,杨柳

你若向它借一瓢饮  
取一杯波光潋滟  
它会以无虞的心倾囊相授  
像极了无暇耽搁,亦勿需额手称谢  
它迅即携川流不息的阳光,或月色  
匆匆作别,汤汤而去  
如同浩渺的灵山湾在招引

去年秋天

□神雨

去年秋天我们一起看海  
在海边谈诗、写诗  
我们都天真,是大海最蓝的部分  
从海边回来  
我们都有了流沙的痕迹

从秋天到秋天,又过了一年  
我们堆了长堤修短堤  
资深的经历  
让我们提防自己,避开陷阱

我在自己的眼眸里看到红叶纷坠  
而我的日记里满满蔚蓝的海水  
我迷茫的秋天  
如一段生命耗在无解的代数  
我的答案是对的还是错的  
我沉默  
犹如风暴拍击着大理石的翅膀

镰刀

□青柠

雨,越下越大  
镰刀“当啷”一声落在了院子里

躺在雨水中的镰刀  
虽没了往日的锋芒  
依然保持着气宇轩昂的姿势

这是一把麦浪翻滚时  
冲锋陷阵的镰刀  
忘了何时,它被藏起锋芒  
在时光的罅隙中喘息

一场冬雨把它惊醒  
它想到一片片金黄的麦穗  
用尽全力把身体从黑暗中抽离

“这把镰刀,从哪里来的?”  
主人捡起它,自言自语很是好奇  
接着又把它  
插进南墙的另一道石缝里

《逸文》由本报编辑部  
与西海岸新区作协联合主办

